

# 渔村逐梦:把茫洲染成彩色!

2023年4月,台山市川岛西南部,茫洲,江门最偏远的住人岛——马达窝鸣,白色钢船正在距小岛岸线100米左右的海面急速飞驰,驾船的男人一会扭头望向左边的无人沙滩,一会端起望远镜眺向右边的茫茫海域。6.8平方公里的岛屿,绕一圈下来耗时约30分钟。这只是一次巡逻演示,等到六七月的台风季真正来临,这种风前安全检查要仔细得多,绕岛时间往往超过一个小时。

46岁的郑少喜,那个掌握方向盘的男人,在下船时重点查看了发动机,随后一个箭步跳上岸。在茫洲岛上土生土长的他,从十几岁起就跟着大人赶海,自小便熟练地掌握了包括开船在内的打鱼技能。但他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位职业渔民。20世纪90年代初,郑少喜因外出求学一步步

离开,此后——像岛上其他离开的年轻人一样——只在清明、中秋等重要时节偶尔在岛上出现,直到三年前被镇上的领导动员回来“干事”,并出任岛上唯一行政村茫洲村的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,他才算是彻底返回家乡。

文字:江门日报记者 张茂盛 张浩洋  
摄影:江门日报记者 郭永乐 张茂盛  
(除署名外)

## 1 『能人』的回归和用人之道

重回阔别多年的渔岛生活,渔民符号很快就在郑少喜身上烙下深深的印痕:黝黑的皮肤、被海风吹吹刺过的红肿脸颊,在船只间颠簸晃动的平衡力。这些是一个地道“茫洲人”应有的标志。但郑少喜认为,岛上160多位常住村民身上,才有真正地道“茫洲人”的标志:他们留守家园,有的甚至从未离开过;常年直面和克服岛上的种种困难,脸上却总是挂着微笑;真诚为小岛的点滴进步拼搏或欢呼,始终坚信有一天茫洲家园会变成令人向往的旅游岛。那时,离开的年轻人都会回来。

郑少喜努力让自己变得像他们一样。从2020年7月起,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在岛上度过,思考和努力的重心只有一个——如何充分发挥好“班长”作用,带领孤岛渔民赶上外面世界的步伐,让小岛有朝一日成为村民梦想中的样子。

欣慰的是,近三年,岛上各项事业经历了自1969年建村以来的最大进步。但郑少喜不敢因此有丝毫自满,他说如果没有上级的大力支持,仅凭茫洲人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;他更不敢因此有一丝懈怠,因为他是村民眼中从“小毛走出去的”“成功人士”,是台山市委组织部、川岛镇党委政府反复制度的“成功人士”,是台山市委组织部、川岛镇党委政府反复制度的“成功人士”,是台山市委组织部、川岛镇党委政府反复制度的“成功人士”。

这么多年在外面做生意小有成就,郑少喜知道,要干成事,首先要用人。于是,像领导之前对他做的那样,他也开始每天打电话物色和村民年轻党人回岛帮助。

由于岛上只有2G、3G网络,多年来,不但村民与外界通信不便,岛上的村务公开效率也受到影响。茫洲村的信息公示、资料提交、财务报账等政务事项没法通过电脑传输,需工作人员带着纸质材料坐船往返川岛办事处,耗时费力不说,常因天气等原因受到阻碍。“往上面交材料,我们经常是全江门市最后一个送达,单这个环节就拖了川岛镇甚至是台山市不少‘后腿’。”郑少喜说。2020年底,也就是郑少喜被补选为村委会主任后

不久,适逢中国电信台分公司在岛上升级网络,这意味着不久后岛上也可实现4G网络通信全覆盖,电脑办公指日可待。郑少喜的第一个目标很快清晰起来:找一个懂电脑的年轻人,他瞄准了村里前些年走出去的大学毕业的李自力。在经历一番循循善诱和软磨硬泡的“劝导”后,这位2014年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本科毕业的“90后”,放弃了在广州的工作,答应回来。后来,他除了把电脑使用和维护的地方处理得妥妥当当,还把渔船、山林、消防、电话,记账等半数村务工作干得井井有条。

同一时期,岛上除了电信网络升级工程,由上级支持的道路改造、电力改造、路灯安装工程也都在进行或即将启动,届时,少不了要平整路基、拓宽道路,方便将建筑材料、发电机、电缆线、路灯等运送到目的地。受制于小岛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交通现状,从岛外请工人,成本要贵得多,如若在村“两委”干部中有一位懂工程的“好手”,到那时他凭借公心和村民情结,工程推进势必会更加顺利。于是,郑少喜做通了岛上唯一有钩机操作证的村民林炳年的思想工作。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,2021年茫洲村修建村民常走的那条通往公墓和沙滩的2公里道路,路基平整环节,大家都以为至少需要两三个月,但林炳年风雨无阻,一个月开钩机修了一个月便完成,“成本也省了,如果从外面请人,怎么都会超过10万元,但最后我们只用了3万元。”一提起这种能省钱的事,曾经是“生意人”的郑少喜就乐得合不拢嘴。

他找到原来在下川岛旅游度假区酒店上班的李明秀;跟班子里的江郭锋、欧丙纳、黄丽婵,一位是民兵,有多年的党建经验,一位是村医、会开船,而且特别热爱家乡,一位擅长妇女工作,均留下。

最终,七人都高票当选。就这样,班子队伍搭建起来,平均年龄从原来的44岁下降为40岁。

## 2 关于电的椰榆和大拇指

还有几分钟就到18时,坐在茫洲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石凳上的赵伟正起身离开,径直走向两百米开外的发电机房。检查机器,倒上柴油,一番麻利地操作下来,他在一个自动化控制屏上按下绿色按钮,轰鸣声即刻在房间响起,地板微微颤动起来。几乎在同一时间,墙上的几根灯管亮了。整个小岛,也亮了。

对岛上的村民来说,这是一天中最期待和兴奋的时刻,因为轰鸣声起,意味着白天的无电生活终于结束,夜间可贵的电力时光宣告来临。从现在起直到次日凌晨6时的12个钟头,家里那些“趴窝”了半天的电饭煲、电视机、风扇、空调、冰箱又能派上用场,而村里的巷灯路灯也可以一直亮到天亮,让凌晨四点左右就出海打鱼的村民更安心。

今年48岁的赵伟正,是村里专门聘请的两个电力管家之一,每月从村委会领取薪水2000元,他每天的工作,除了“准时报到”点岗“小岛”之外,更多的时候是在村里各处转悠,检查发电机、电脑和网络电力的改善,林炳建对郑少喜竖起大拇指说:“感谢电力改造工程,单这一点就让人省心很多。”

对郑少喜来讲,更值得高兴的是,发电成本大大降了下来。多年来,天然的地理空间阻隔,让用电问题成为岛上的老大难问题。由于铺设海底电缆成本惊人,太阳能发电项目迟迟没有眉目,火力发电就成为岛民们可靠而无奈的选项。郑少喜说,原来的旧机器很耗电,旧电线常需换,每发一度电的成本(柴油费、人工费、检修费)去到10元以上,现在新设备运行后,可以降低到4元左右,“成本还是很高,但已经比之前节省了太多,这会让全村人的用电‘福利’成色相对更足。”

茫洲的用电需求主要包括生活和渔船维修。从2021年起,考虑村民们对增加发电时长的诉求,台山、川岛两级将茫洲村的日均供电时间从之前的8小时

调到了12个小时。郑少喜联手指算账:目前每天开机12小时,日均发电成本约1200元,一年下来总发电成本43万多元;由于岛上常住人口只有160多人,村民缴费标准为每度约0.6元,靠村民缴纳的电费显然还是杯水车薪。多年来,巨大的电费窟窿只能靠台山市、川岛镇政府的财政和茫洲村委会薄弱的集体经济来填补。现在成本降下来,能够更好地支撑和保障12个小时供电。“跟外面的世界比还有不足,但自己跟自己比,这已经是岛上供电历史中最好的记录了。”

除此之外,村里还被荒地有了路灯。茫洲村下辖荒地和年丰村相距1公里左右,但多年来,就是这短短的1公里路,却因为路灯阻隔着村民的联系往来。

茫洲村有一条2公里长的重要通道,既是物流运输主要道路,也是村民上山祭祖、找柴、采摘金银花,或到山另一侧沙滩拾贝壳、沙白的必经之路,但它却只有1米多宽,导致原来自村从码头运输各种物资只能靠肩挑手推,老人们走起来更是险象环生。2022年,在上级经费支持下,小道拓宽至3米,实现了硬化。现在,不但运送物资可自三轮摩托车代步,老人们更是为此安心不少。71岁的赵新莱婆

说:“以前要坐将近40分钟的船到下川综合办借用电脑,现在一些网络资讯、新闻,或者政府公示资料信息,都能立刻打印,立刻公示。”其次是岛民们“新”世界。现在,他们不但在打电话时再也不用到处找信号,而且终于可以看岛外的人一样,在手机上看新闻、刷视频,跟城里的亲朋好友们微信聊天。“现在我们党群服务中心这个位置是全岛绝对的‘繁华’场所,你知道为什么?”郑少喜说,“因为这里装了wifi,大家一有空就过来蹭网呢。”此外,网络升级改造后,村党群服务中心安装了“粤智助”政务服务自助机,现在村民只需使用身份证即可查询或办理社保参保证明、社保卡信息等查询和打印事项。村里的重要位置则安装了平安乡村视频监控。

郑少喜说,原来旧机器很耗电,旧电线常需换,每发一度电的成本(柴油费、人工费、检修费)去到10元以上,现在新设备运行后,可以降低到4元左右,“成本还是很高,但已经比之前节省了太多,这会让全村人的用电‘福利’成色相对更足。”

郑少喜说,原来旧机器很耗电,旧电线常需换,每发一度电的成本(柴油费、人工费、检修费)去到10元以上,现在新设备运行后,可以降低到4元左右,“成本还是很高,但已经比之前节省了太多,这会让全村人的用电‘福利’成色相对更足。”

郑少喜说,原来旧机器很耗电,旧电线常需换,每发一度电的成本(柴油费、人工费、检修费)去到10元以上,现在新设备运行后,可以降低到4元左右,“成本还是很高,但已经比之前节省了太多,这会让全村人的用电‘福利’成色相对更足。”

郑少喜说,原来旧机器很耗电,旧电线常需换,每发一度电的成本(柴油费、人工费、检修费)去到10元以上,现在新设备运行后,可以降低到4元左右,“成本还是很高,但已经比之前节省了太多,这会让全村人的用电‘福利’成色相对更足。”

郑少喜说,原来旧机器很耗电,旧电线常需换,每发一度电的成本(柴油费、人工费、检修费)去到10元以上,现在新设备运行后,可以降低到4元左右,“成本还是很高,但已经比之前节省了太多,这会让全村人的用电‘福利’成色相对更足。”

郑少喜说,原来旧机器很耗电,旧电线常需换,每发一度电的成本(柴油费、人工费、检修费)去到10元以上,现在新设备运行后,可以降低到4元左右,“成本还是很高,但已经比之前节省了太多,这会让全村人的用电‘福利’成色相对更足。”

## 3 膏蟹与水蟹

郑少喜说,原来旧机器很耗电,旧电线常需换,每发一度电的成本(柴油费、人工费、检修费)去到10元以上,现在新设备运行后,可以降低到4元左右,“成本还是很高,但已经比之前节省了太多,这会让全村人的用电‘福利’成色相对更足。”

## 后面的话

“咋,咋,咋”,清晨,天刚泛起鱼肚白,73岁的村民赵积成就坐在小凳上,将从山上拾来的枯枝劈成细柴,整齐地堆放在门口。这是村中常见的一幕,因为在没有电的白天,为了省些柴气,许多村民只能靠柴火炖水米饭。而村中不常见的一幕是,全岛极少有猫狗,村民说,大家不敢养,万一被猫咬道没有方便。

无法全天候供电,每周船次少,岛上医疗资源不足……这些,依然是岛民们迫切期盼解决的难题。对此,郑少喜有自己的清醒和坚持:“茫洲还有太多短板要补,跟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大差距,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。”

目前,郑少喜正在忙两件大事,一是加紧对接一家电力国企,这家公司表达了在茫洲岛实施风力发电的意愿,若能成事,未来岛上将形成“火电+风电+光伏”发电格局,最终实现村民盼盼已久的全天候供电梦想;另一件事,是密切联合一家农业企业,商讨在岛上发展金银花、野菊花和牛大力等产业,争取让渔业之外增加更多的农业致富路。

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,江门、台山、川岛三级为茫洲村制定了一份未来发展蓝图:新建村党群服务中心,整修道路,改造码头,加固水源点,打造滨海栈道……这份蓝图,如今就醒目地贴在党群服务中心的宣传栏上,村民们看在眼里,盼在心里。

75岁的老党员周纯大期待地说,真的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,茫洲村,有戏。负责开路的张永智,每周三次在茫洲岛和下川岛之间穿梭。他说,有时候远远看着青翠的茫洲岛,会想象如果在山上按片栽种上不同颜色的花,彩色的茫洲一定很漂亮。海风吹习,茫洲村委会门口的石凳上,村干部欧丙纳回忆起1998年的一个场景,当时,他拒绝了一位老板向他开出年薪12万元的工作邀请,选择回到茫洲发展,对方问为什么,他回答:“我始终觉得属于茫洲,不能离开。”欧丙纳说自已记得小学毕业时跟同学互赠留言说梦想,当时他写的是“我们茫洲一定会更好”。现在,他依然坚信不疑。



村民们常聚在一起,谈论小岛的未來。



→茫洲村民近年来积极响应上级号召,提升救援专业水平。图为郑少喜(右一)等村干部在开展海上救援训练。茫洲村委会供图

茫洲村民有一个彩色梦,希望随着岛上各项民生事业改善,茫洲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知名的旅游岛,岛上种上不同颜色的花和树。



孤岛不孤,渔岛有爱,美丽的茫洲,将来更蓝。图为茫洲一隅。